

## 不眠之城的獨語—寫曹良賓的 inner /city

### 1. inner /city

尋索城市的形象，沿線靠近內部與核心，暗夜裡的無人之城拉起封鎖線，是心中無法閱讀的禁區。

《inner /city》像道難解的迷面，「城市」似乎不是進入這系列作品的入口，「inner」似乎也無法以具體形象去理解。inner 與 city 二字在曹良賓的影像中無法切割閱讀，inner 並非附加的形容詞或被置入的語彙，而是內發性的話語能立；city 則被挪用借喻，盛裝時空交替間遺失的殘片與意緒。

查閱字典「inner city」字面意思指「內都市」，另外也指涉大城市中破敗的貧民區，原來最為內部深處實際上是隱晦幽閉的。以「city」為題卻看不到人與城市的關係，逃避注視目光面對艱難生活與無盡片斷，在城市的隙縫裡疲軟地對抗現實困境，曹良賓似乎在這座空城隱匿「內心」與「存在」。

### 2.無人之境/內心風景

「無人」是「狀態」也是「意識」。

無人之城不僅出現在曹良賓的《inner /city》，袁廣鳴 2002 年的《城市失格》曾以數位技術將台北西門町「刪除」成空無城市，冷漠中對科技、都市發展、消費主義投以批判，並壓縮無數的時間片段，用許多「曾經」將熟悉的場景變造成幻境。而日本攝影師中野正貴 Masataka Nakano 的《Tokyo Nobody》90 年代在新年元旦間的清晨及黃昏，趁人們返鄉過節不上班時拍攝東京鬧區街景，最為繁華之處卻呈現一片難以理解的空蕩荒涼，平凡街景無聲無息，迴盪著棄絕頹敗的恐懼。

曹良賓之所以在深夜進行拍攝是為了躲避室友的吵鬧，無人跡的場景更像心理空間的原型。《inner /city》不刻意清場，不在人車退場缺席時刻進行拍攝，這些紐約 Brooklyn 區拍攝的無人夜景不像是刻意打造的空城，整個創作就是一個等待的歷程，像一場靜修走到無人之境等待與自我相遇，曹良賓在此處縫合「內心」與「存在」，低迷平凡的景觀更能忠實描繪真實的內心風景。

為現實消磨的每一瞬息都是破碎，每一處皆蒼涼，城市變成一個容器填塞生活枝節與未滿，所以用等待去填滿時間與空間，也用等待去「認識」與「完成」，用細碎尋找拼湊身份。

不願將曹良賓的影像訴諸感性，不想以遊子懷鄉的爛陳情緒進入，《inner /city》其實相當收斂，不強說鄉愁，不渲染疏離詩意的美感，避免耽美自溺於心靈困頓的悲傷中，這些影像反而冷靜地有點殘酷，保持緘默以面對一片空白。

### 3.劇照/肖像

人造光古老奇異的色調覆蓋著夜晚景物卻異常清楚，用一種強迫清晰的方式觀看夜城冷景。戲劇性光線與色調讓拍攝現場像是被製造出來的，不像快門下的

城市寫真，更像城市舞台的劇照，許多建築體與塊面如布幕般拉起，畫面上散佈聚光燈源，在開演前空場的隱晦一角獨白。

曹良賓在每處角落佈下記號，像是流放到異地後被支解的不適與錯亂難安，只好循線搜尋細瑣事物填塞空洞，彌合自己與異境間的差距。《inner /city》裡的空氣太過於乾淨，像是過慮沒有雜質般，凝結的空氣達到真空狀態，悶窒一片唏噓喧嘩並掩蓋人跡，要屏氣凝神才不致驚擾夜的安寧。

同時選輯戶外與室內影像不是做為內外對照，而是一種「內省」與「外觀」，所以出入這城市凝望與觀想，知覺到自己在城市裡的面貌就是心理肖像與自我意識的描繪，在物理空間裡築構心理空間，用極為平整的思路運行，真實且深入地體現心靈，重整秩序以點註心中之城的座標。

#### 4.擬像/造境

幾乎每張戶外的影像都有牆、圍籬、鐵柵欄、鐵捲門等阻隔意象的物件，層層隔閡從前景到遠景羅列向後，夾縫中一處陰暗沉悶的天空和沒有流動起伏的空氣感暗示禁閉的失重狀態，這一股靜謐隱喻看不見的距離，無形的牆隘與圍欄阻隔的不只是城市與人群，自我防禦或許才是異鄉人選擇跟城市隔絕的困局。

許多畫面以整面牆或是一個角延伸出去的兩塊切面作為構圖重心，在平坦塊面上點註許多細節，物件上的細部都異常清楚，無所不在的訊息低語不息。採用中型相機並非強調器材的機能性，也不在瑣碎細末上去尋找符號或是牽扯意義，曹良賓提供一個不常見的視覺感，定格白日匆匆一瞥的城市樣貌，讓忽略掉的細節歸位，印刻「存在」的痕跡與城市紋理。窺探窗簾後透出的弱光，窗內細微如桌燈、雜物、牆上海報都隱約可見，室內凌亂的景物與角落發散的冷光是「曾經」的暗示，「無人」卻像是「有人」的指涉，像白日奔波後的「空格」或「休止」，在黑夜轉場過度之際安靜平息。

不用「超現實」的離異情調擬造，曹良賓一雙孤絕的眼睛為城市調色，用均質人工的色調造境，不願意將真實言說的過於清楚，言外之意卻產生了另一個論述空間。

#### 5.夜城/光景

攝影裡的光總是暗示時間的推移，動態中的人事是時光流動的痕跡。但人群與車流都消聲匿跡讓時間感被抑制了，《inner /city》處處為燈光所籠罩，不像依附在時間軌上的歲月流光，而是情感溫度的感測。人造光的色溫讓所有東西在夜裡都披覆上一層顏色，眼睛透過大腦可以理解光學產生的顏色變化，打開觀者一雙理性的眼睛感性地認知世界。曹良賓的夜城光景是心靈休憩地，在孤寂與現實交替的不眠之城自我療癒。

霓虹燈光與路燈映照於牆面及廣告看板上，影像佈滿玻璃、磁磚、牆上反射的光點，或金屬與地上積水的反光，間接性的光源像是「在場」的蒐證，外來物的反射暗示著畫面以外龐大的未知，於是光線不只是時間劃記，更是不可見空間

的縮影與看不見城市的窺孔，原來城市另一端還醒著繼續運作。

## 6.結語

隱晦角落的詭譎微光是縮小的時態，似睡似醒的城市淺淺地波動意識，夜裡的知覺與記憶會更加清楚真實。天還未亮這座城市已經老去，曹良賓用不存在的時間寫不存在的空間：一個幻想與思考的心器、一座無人卻聞獨白的劇場，不眠夜裡往返找尋一座「無人」之城，等待「無人」時刻遇見自己。

撰文/林宜寬

2010.01